

清华简研究丛书

走近清华简

● 主编 李学勤

● 刘国忠 著

本书以近年来在国内外受到高度关注的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为中心，结合中国自古以来有关竹简的各种发现，探讨有关中国古代学术发展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尚书》的真伪问题，周文王在世时是否已经称王，周与商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周公居东」的真相……对于这些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在本书中有了新的阐释。

清华简研究丛书

主编 李学勤

走近清华简

刘国忠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zoujin qinghuajian

4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清华简/刘国忠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4

(清华简研究丛书/李学勤主编)

ISBN 978-7-04-031867-8

I. ①走… II. ①刘… III. ①简(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7.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5019号

策划编辑	王玉衡	责任编辑	王玉衡
封面设计	王凌波	版式设计	王凌波
责任校对	王效珍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320 000
插 页	10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1867-00

ISBN 978-7-04-031867-8



9 787040 318678 >

内容简介

本书以近年来在国内外受到高度关注的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为基础，结合中国自古以来有关竹简的各种发现，探讨了有关中国古代学术发展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尚书》的流变与古文《尚书》真伪的千古之谜、文王受命与周公居东的真相、《逸周书》中的新知等等。本书通过深入浅出的介绍，帮助读者了解竹简的历史、竹简的研究历程、清华简的整理保护工作及其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并对目前已公布的九篇简文的内容进行了释读。

本书的写作得到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清华简的文献学、古文字学研究”及清华大学文科振兴项目“清华简与中国古代学术”的资助，并得到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及清华大学科技——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基金的大力支持，谨志谢忱。

序

刘国忠博士的这本《走近清华简》，是第一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系统介绍清华简及其整理工作现状的专书。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省称，这个词近期由于在媒体多次出现，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这批特别珍贵的战国竹简，传闻在2006年冬已流落到香港，淹没在当时充斥的假简之间，屡经曲折，其真实价值很晚才得到确认。经清华校友捐献，2008年7月溽暑难当的一天，这批简终能入藏到学校，简的保护和整理工作也就自那时开始。

刘国忠博士一直参加清华简的各方面工作，从清理保护到考释研究，所有环节他都有重要的贡献，有丰富的亲身体会。必须说，这批简的整理工作是非常复杂困难的，其中种种艰辛，殊难为外人道。刘国忠博士投身于这项工作，所做的牺牲之大，是我们同人都深知和称赞的。

熟悉简帛研究的人们都了解，刘国忠博士对这一学科有多年积累的深厚基础，发表过一系列论作，不少读者会看过他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帛书》，知道他怎样擅长以通畅的文笔叙述艰深的学问，真正做到深入浅出。这部《走近清华简》可以说是又一个例子。

清华简之所以备受关注，是由这批简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这批简全部是秦火以前的写本书籍，并且系以传统所说的经、史之类为主，从而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者认为这批竹简的出现，堪与前

汉的孔壁、西晋的汲冢媲美，也未为过誉。但也正因为如此，整理考释不免是难上加难。我们的一些主观条件，由于历史原因，不能与去古未远的孔安国或荀勗、束皙相比，而所遇到的难题却是相似甚或相同的。孔壁所出，主要是古文《尚书》，清华简有《尚书》及类似《尚书》的文献二十来篇；汲冢所出，主要是《竹书纪年》，清华简也有体例近似的史书《系年》。对这样的竹简典籍试作整理，无疑是非常沉重的学术任务。

读者容易从《走近清华简》，尤其是这本书附录的一些文章看到，我们对竹简内容的认识经历了艰辛的过程。在开始通过媒体介绍这批竹简时，若干提法不够成熟，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当时看到一支简，文句与《尚书·康诰》最末相同，以为发现了《康诰》，后来证明是不对的。最先发表的《保训》释文，也仅仅属于初步，至今修正的已有许多。刘国忠博士在书中，已经向大家展示了这样的经过。今是而昨非，是我们在工作进程中经常的感想，不过所谓“今是”是否真是，还需要大家来判断。

清华简的内涵太丰富了。简的保护、整理以至发表，是我们的责任；这批简的深入研究，则属于学术界大家。希望读者通过刘国忠博士这本书了解我们已做的工作，给我们指点和批评，使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李学勤

2010年9月14日

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目 录

引言	一个特殊的会议	1
壹	书于竹帛	3
	中国古代简帛兴废史	3
	国外的简牍	8
贰	孔壁与汲冢——中国古代竹简书籍的发现	11
	中国古代竹简书籍发现概述	11
	孔壁与汲冢的惊人发现	13
叁	世纪简帛	21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简帛发现	21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简帛发现	23
	简帛研究的迅速发展	33
肆	清华简的抢救性保护	35
	清华简的入藏	35
	清华简的抢救性保护	37
	清华简内容初识	42

- 伍 清华简的鉴定与拍照 47
清华简的鉴定 47
调研工作的开展 48
清华简的拍照工作 51
- 陆 清华简的释读整理工作 55
清华简的通读 55
清华简内容的初步公布 56
清华简的编排整理 59
清华简第一册整理报告的编写 61
- 柒 《尚书》之谜 65
《尚书》的编辑 65
《尚书》的流传与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 67
对古本《尚书》的寻求 71
清华简《尚书》的意义 73
- 捌 周文王遗言 79
清华简《保训》的内容 79
《保训》与周文王称王之谜 80
《保训》与周文王事商 84
《保训》所见“中”的思想 90
- 玖 清华简《金縢》与周公居东的真相 93
《金縢》的疑问 93
《金縢》“周公居东”内容的争论 96
清华简《金縢》与周公居东的真相 105

拾 大梦先觉——周文王的受命与
清华简《程寤》 109
梦占为大 110
《程寤》与周文王受命的问题 112
《程寤》与《酒诰》 115

拾壹 清华简九篇释文简注 121
尹至 121
尹诰 124
程寤 126
保训 128
耆夜 131
金滕 135
皇门 139
祭公 143
楚居 148

拾贰 仅仅是开始 155
清华简的学术价值 155
清华简：未来的显学 159
建议进一步阅读的书籍 160

附录 161
初识清华简 李学勤 161
周文王遗言 李学勤 16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169
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 李学勤 173
清华简《保训》释读补正 李学勤 177
清华简整理工作的第一年 李学勤 181

清华简保护及研究情况综述	刘国忠	184
清华简《保训》与周文王事商	刘国忠	194
周文王称王史事辨	刘国忠	202
清华简《郟夜》	李学勤	209
清华简九篇综述	李学勤	213
海外汉学界的盛会——记在美国举行的 清华简《保训》研讨会	刘国忠	224
清华简研究所见论著目录		227
清华简工作大事记		233
后记		237
补记		239

引言

一个特殊的会议

2008年10月14日，这是一个金秋送爽、令人心旷神怡的日子。下午，在风光旖旎的清华大学，一个特殊的会议正在主楼327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的11位学者专家，正在展开热烈的讨论。令人奇怪的是，会场里却看不到作为会议主办方的清华大学校领导和相关老师的身影，其实这时学校领导和许多老师全都在会议室外面的通道里，静静地等候着。这一情况不禁让人疑窦丛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这些专家又在讨论些什么问题呢？

原来，这11位专家是应清华大学之邀，来清华园参加“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的。在三个月前的7月15日，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竹简等文物，这些专家是特地赶来对这批竹简的时代、内容及学术价值进行鉴定的。他们当中，有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复旦大学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等，都是目前国内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学科领域最具声望的一批学者，有着很强的代表性。他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是用什么样的措辞来准确、客观地表述他们对清华大学所藏竹简的鉴定结果。

经过充分交流，最后专家们向清华大学提交了一份《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鉴定意见》(以下称《鉴定意见》)。

这是一个注定会载入史册的重要文件，《鉴定意见》对清华大学所入藏的竹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中写道：

从竹筒形制和文字看，鉴定组认为这批竹筒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

这批竹筒内涵丰富，初步观察以书籍为主，其中有对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书，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筒中是从未见过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简牍形制与古文字研究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鉴定组一致认为，这批战国竹筒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当专家们宣读完《鉴定意见》后，整个会场欢声雷动，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清华大学所入藏的这批竹筒究竟是一些怎样的文物，使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为之动容，做出如此高的评价？这批文物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它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本小书中，我们将和读者们一道，对于竹筒这一特殊的文物及其研究历程做一番回顾和反思，对于清华简的入藏、保护、研究及其学术价值做一些初步的介绍，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壹

书于竹帛

清华简的文字书写于竹简之上，它所揭示的是中国古代造纸术发明之前的一段书籍历史，即将文字书写于竹简或木简上的历史。竹简和木简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载体，也是中国最早的书籍形式。简和另一种书写材料帛还常常合称为“简帛”。

中国古代简帛兴废史

我们知道，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创造，也是人类进步的划时代标志。有了文字，人们可以把他们的经历、经验、发明和思想记载下来，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后代的人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字资料，获得他们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教训，继承他们的智慧与成就，从而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来发展自己。另外，人们还可以利用文字来进行文学创作，写下一部部不朽的作品。通过阅读文字，我们可以与数千年前的祖先沟通，触摸他们的心灵，感受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没有文字，每一代的人都只能毫无凭借地从头做起，人类进步和发展将极为缓慢。因此，文字的发明和使用，通常被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有了文字，当然还需要有记录文字的材料。然而，作为文字的载体，人类各个早期文明却各不相同，呈现出绚丽多姿的形态。

古代埃及人充分利用了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种植物——纸草

(papyrus)。纸草是一种类似芦苇的植物，草叶呈三角形。纸草的草茎可达3米多，粗细与人的手腕相当，富含纤维。古代埃及人把纸草的茎秆外皮剥去，用锋利的小刀顺纤维方向切割成狭窄的长条薄片，并竖直交叉放置，然后用木槌击打，使天然树汁渗出。经过干燥处理，这些长条就永久地黏在一起，可以用作书写材料，这种纸草书籍在埃及已经发现很多。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曾以纸草纸来书写，英语中的纸（paper）一词，即是从纸草（papyrus）发展而来。

古代西亚的巴比伦等文明古国则是把文字刻写在泥版上，由于笔画呈楔状，颇像钉头或箭头，因而人们称之为楔形文字^[1]。书写这种文字的泥版经过烘干或晒干，变得非常坚硬，印刻在上面的文字和图案可以长久保存，人们称之为泥版文书。目前在西亚发现的这种泥版文书数量众多，从而为我们打开了古代西亚文明的大门。不过，这种泥版书籍虽然造价低廉，坚固耐用，然而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十分厚重。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要把一本仅有50页、32开本的小册子刻写在泥版上的话，我们最终会得到一本重约50千克的泥版书籍。这样厚重的书籍，在如何存放和阅读方面都有很大的不便。

同古代埃及和巴比伦不同，中国的先民用竹或木制成的简和牍^[2]以及丝质的帛作为书写文字的载体，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

竹简的制作过程大致是：先把竹子按节锯成短筒，再劈成一片片的箴片，然后按要求截成所需要的尺寸，削薄并经过打磨使其光滑，在箴片的竹黄一侧用墨书写文字，这就成了一根根的竹简。劈开竹子做竹简时要经过烘烤，目的是要去掉水分和把隐藏在竹子内部的虫卵杀灭掉。在这种经过处理的竹箴片上书写的文字就能较长久地保存了。为了便于翻阅，竹简要编连成册。为了固定编绳，往往会在竹黄一侧右边的相关位置刻有小契口，以便使



[1] 这种文字约在公元前3 000年由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所创造，后来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等都曾使用这种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

[2] 一般来说，南方地区盛产竹子，故多用竹简；北方由于缺少竹子，故多用木简。而大片的竹、木简则称为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气候曾经一度比现在温暖，因此从古书记载来看，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山东一带也曾有竹子生长，后来由于气候变迁，才使得这些地区的竹子变得罕见。

编绳不易滑脱。编绳往往使用丝线^[1]，有的竹简还残留着丝线编绳以及编绳的痕迹。




在没有竹子的地方则使用木简，加工过程与竹简的情况大致相似。

所有简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笔蘸黑色的墨书写而成。毛笔在中国使用很早^[2]。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的一些陶器上，我们已经可以见到使用毛笔一类的工具绘画和书写刻划符号的痕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灰坑H3403出土一扁壶，上有毛笔书写的“文”字，距今已约4 000多年，时代至迟在夏代前期；殷墟有以毛笔书写而未契刻的甲骨；等等。至于后来在竹简上写字的毛笔，笔毫大多较硬，因而能够写很细小的字。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种错觉，认为竹简上的文字是用刀刻上去的，这是不正确的，刀的作用是用来加工竹简，它的另外一个功用是把竹简上写错的字刮掉，其作用类似于今天使用的橡皮擦。明白了它的功用，自然不会再误认为是用刀来刻写文字了。

现在的人们都对商、周时期的甲骨文耳熟能详，商代已经有了刻写在甲骨上的甲骨文和铸于铜器上的金文。一些人也因此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甲骨和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载体，这种观点也是不准确的，甲骨文和金文都是为了特殊需要而书写的文字，甲骨是商王和一些贵族占卜的记录；而金文则是为了纪念一些特定的事情而刻写的，它们都不是当时真正流行的书籍，商代通行的书籍应当是以竹、木制成的简牍。

《尚书》的《多士》篇是西周初年周公训诫商朝遗民的一篇文献，在文中周公说道：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在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册”字，写作等字形^[3]，这是一个象形字，参差不齐的竖笔，代表一根根的简，中间的横笔，则代表用以编缀的丝绳。因此所谓的册，就是以简写成的书籍。而“典”在金文中写作（召伯簋）、（格伯簋）^[4]等字形，该字形上面的部分是“册”，下面的“六”

|||||

[1] 后来也有使用麻线的。据说孔子晚年读《易》，曾经“韦编三绝”，所谓的“韦”，相传是皮绳，不过在考古中还未发现过这样的实物。

[2] 过去有一种传说，认为毛笔是由秦代的蒙恬所发明。现在从考古发现来看，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国人早在此之前的几千年前即已使用毛笔。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7—88页。

[4]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8页。

则是一个书架，整个字的意思是摆放在书架上的经典书籍，以示贵重。周公说商代有册和典这些用简书写的典籍，可以证明简在商代已经普遍用作书写材料。

从甲骨文中我们还知道，商代还把以用简写字为专职的史官称为“作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当时通行的书写材料是简。

汉字的写法也与书写于竹木简的特点有关。汉字中的许多象形字都出现了竖起的形变，绝大部分的动物字汇，比如马字、豕字，本来应当四脚着地的，却“竖”起来了，这很不符合这些动物一般自然状态下的形象，这种情况的造成实际上与竹木简为主要书写材料密切相关。竹木简是窄条形的书写材料，特别适宜于书写瘦长的纵向动物字，结果是横放的动物字汇遭到淘汰，竖写的原则一直维持迄今，而汉字的这种“竖写”的特点在商代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也可以证明当时简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

汉字行款的排列习惯，也与使用竹木简密切相关。学者们曾指出，过去中国文字的行款采用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原因，是与用竹木简书写分不开的。“因为书写时是左手拿简，右手写字，一般是一根简一行字，并且为着左手拿简方便起见，空白的简是放在左边的。等到把一根简写完，写过的简为着和空白的简不相混，也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边推去，并且排好。在这种情形下排出的行款，总是写好的第一根在最右，以次从右排到左，更由左手拿着的简是直立的，而一般人手执细长之物是与手指垂直的，于是中国字的行款，成为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了。”^[1] 汉字行款的这种排列习惯，在商周时期也已经基本定型，这也证明当时的主要书写材料是竹木简。

从以上这些情况看，至晚从商代开始，竹木简已成为我国先民最基本的书写材料，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为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最主要的文字载体。

简的使用对于中国的书籍文化也影响深远，中国书籍制度中的许多术语都与简的使用相关，如“牒”本指竹简，“札”本指短小而轻薄的木简，“篇”或“册”或“卷”指联简成编，等等，甚至以前信笺纸每页直书八行的所谓“八行书”的格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2]



[1] 劳榘先生为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一书所作的《后序》，见《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2] 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除了用简作为书写材料外，中国古代还用帛来书写文字，“简”和“帛”常合称为“简帛”。帛是什么时候用作书写材料，目前还不易考定，但是大概也不会太晚。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帛书，成语“书于竹帛”^[1]即反映了简和帛作为中国古代文字载体的真实面貌。

古代的简帛，数量是非常多的，不过由于其材质容易损毁，埋在地下更难保存，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能发现商代简的实物，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简帛书籍，只能追溯到战国。从出土地区而言，主要集中在江淮一带，这一区域江河湖泊纵横，地下水位很高，墓室往往都渗满了水，如果墓室上面的封土密封条件较好的话，就可以有效隔绝空气，墓室中原有的一些氧气被微生物耗尽之后，形成了一种无氧的状态，导致原有的微生物纷纷死亡，墓室中的尸体以及简帛、衣物、漆木器等随葬品往往都得以保存下来，从而使我们得以看到战国时期简帛的原貌。正是由于这一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所以特别有利于简帛等文物的保存，^[2]希望将来在考古工作中能够发现更多更早的简帛实物。

从前面所说可以知道，自商周时期开始，简的使用一直绵延不绝，直到造纸术发明之后，才逐渐改变了这一状况。从考古发现来看，纸的使用比我们过去的认识要早一些，秦和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纸，但尚不普遍；到了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此后在很长的时间里简和纸一直在社会上共同流通使用，后来随着纸的逐渐普及，竹、木简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这已经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了。

东晋后期，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权臣桓玄（桓温之子）曾经废晋安帝，自立为帝，篡夺权位。桓玄篡位期间，曾颁布一道诏令，称古代是由于没有纸张，才使用简来书写，他下令，以后都要用纸来代替简。^[3]虽然简的使用并非由于桓玄的一纸诏令而废除，不过可以从中看到，到了东晋，以简来书写文



[1] 见于《墨子·明鬼》等篇的叙述。

[2] 其他容易保存简帛的区域是甘肃、新疆、内蒙古等西北地区。这一地区炎热干燥，降雨稀少，木简和尸体等都严重脱水，形成干简、干尸，也能保存下来。不过西北地区发现的简都以秦汉以后的简为主，多为汉晋西陲边戍地区的文书，涉及范围主要是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状况。这一地区尚未发现先秦时期的简牍。

[3] 《初学记》卷廿一引《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於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